

中国式婚姻版

# 谁喜欢谁

Who Loves Whom

【城市阅读网】



《谁喜欢谁》是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

我有房有车有热情有心成家

我好不容易抓到了爱情这头鱼

一用劲儿她就醒了，一醒了她就拼命要回到水里。

我碰到的女友都朝野蛮方向发展

她跟我结婚好像只是为了给别人看

我想在酒里安个家

我对婚姻真的有点儿怕怕怕

卫捷◎著

一个人人离不开的多味故事

一部人人爆笑飚泪的情感冲突小说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 谁喜欢谁

中国式婚姻版

《谁喜欢谁》是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——

我有房有车有热情有心成家，

我好不容易抓到了爱情这条鱼，

一用劲儿她就醒了，一醒了她就拼命要回到水里。

我碰到的女友都朝野蠻方向发展，

她跟我结婚好像只是为了给别人看，

我想在酒里找个家；

我对婚姻真的有点怕怕怕……



卫捷◎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谁喜欢谁 / 卫捷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5.1

ISBN 7-5387-1939-3

I. 谁… II. 卫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41488 号

## 谁喜欢谁

- |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 版   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|
| 地 址    |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 |
| 电 话    | 总编办: 5638648 发行科: 5677782 |
| E-mail | benatg@mail.jl.cn         |
| 印 刷    |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  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  |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       |
| 字 数    | 180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  |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 |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          |
| 印 次    |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|
| 定 价    | 22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权所有   | 翻印必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

我抬头看天，可天上什么也没有，于是我开始发傻，奇迹般地发傻。

高楼的顶端有一个巨大的广告牌，图案是一男一女在激情地拥抱，旁边有一句很性感的广告语：“给你想要的感觉。”

再细看，旁边还有一排小字。字虽小，但颜色鲜艳，因此显得异常醒目。那排小字写的是：杜蕾斯，世界避孕套第一品牌。

于是我继续发傻，奇迹般地发着傻。

知道男人最喜欢听女人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吗？是“我想”。

知道男人最害怕听女人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吗？是  
“我还想……”

你越想证明自己不是白痴，你的行为就越像白痴。特别是在感情问题上，你越自以为是地想证明自己是天才，结果就越能证明你是地地道道的白痴。这几乎成了一个百试百爽的常识。

我指的是男人。

尤其是恋爱中的男人。

钱包丢了，车坏了，身体病了，人犯傻了，刚处的女朋友出国了，这些事都摊到一个人头上的话，那这个人就完全是天塌地陷了。

逢赌必输，喝凉水也塞牙，这些特征在我身上都能体现出来，因此这个倒霉的人理所当然的就是我。

最近这一个月，倒霉的事一件接着一件呼啸而来，我差不多要气疯了，因为我实在想不出自己如此倒霉究竟有什么理由。我虽然没干什么好事，但也没干什么坏事，报应这一说怎么着也不应该在我身上这么快体现出来。

待到半夜，我无聊到了极点，心里老有要发上一阵疯的冲动。那种冲动是歇斯底里的，不可理喻的。再在家里

待着的话我很有可能会把房子烧了，我已经郁闷到了极点。出于对这种可能性的恐惧，我只好出门瞎转。从本能上来说，烧别人的房子总比烧自己的房子要好，起码自己安全。

外面风很大，把我整个身体都吹透了，就像块冻得特别结实的腊肉。我站在街头，左右徘徊着，无数出租车从我身边经过时都放慢速度，以为我会上他们的车。我也以为是这样，但我始终没上，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，我没有方向，没有目的。

在路上，遇到一个还算完好的公用电话亭，感觉很奇怪，在我印象里，没人值守的公用电话应该都是坏的，没坏的也准备坏了。

出于废物利用的心理，我守着电话，开始在记忆中搜索所有可能陪我在街头发疯的朋友的电话号码。我一连打了十多个电话，但没一个人理我，我这才意识到时间不是太合适。我仔细看了一下自己的表，现在是凌晨4:00。

那就不应该怪他们了。这个时间，只有像我这样的疯子才能在街头瞎逛。这不是说我的朋友不疯，而是说他们疯的程度谁也赶不上我，与我相比，他们简直太正常了。

搓搓手，点上一根烟，猛抽两口，然后拦下一辆出租车，让他把我拉到海边。司机对我在这个时间到那个地方去感觉很奇怪。

他就像看怪物一般看我，然后问我去那儿干什么？我对他的问题感觉到可笑，这就不是他应该问的了，他只是个出租车司机，又不是警察。就是警察也不应该这么问我，我天生就长着一副好人的面孔，怎么看也看不出任何坏人的迹象来。

我没回答司机，只是反复地敲打车门，一下比一下用力，就差把车门给卸下来了。这下司机明白了，一路狂奔，飞也似的把我扔到了海边，连车钱都没收我的。

我在海边活动了一下筋骨，冲着海里扔了几块石头，接着就开始冲着翻滚的海浪大骂脏话，一句比一句恶劣，直到自己全身心地兴奋起来。

然后，我扭头开始往家里跑，慢慢地，很有节奏地，就像马拉松运动员似的迷迷糊糊地跑着。

在凌晨的街头，我像个傻子似的狂奔。路上没什么人，也没多少车，根本就没有人会注意我。于是我开始自我安慰起来：我根本就用不着自卑，锻炼身体是一件光荣

的事情。要知道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这时候出来跑步的，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在这时候吃饱了撑着的。

我越跑越累，越跑越热，弄得满身是汗，内衣都湿透了。等我跑到离家不远处的大拐弯处时，汗水已经布满了整张脸，连额头上都有。它们顺着我的额头不停地往下淌，有几滴还流到了眼皮上，弄得眼睛黏糊糊的，眼前一片模糊。

就在我伸手去擦的时候，一辆汽车从我身后猛地冲了过来。

我虽然听到了汽车疾驶过来时轮胎与地面发出的摩擦声，但已经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。它的速度实在太快了，我怀疑司机是把油门当成了刹车。在撞到我身体的那一刹那，汽车几乎处在一个加速度状态。

司机犯这类错误对他来说没什么损失，但对我来说损失可就大了：我眼睁睁地瞅着自己被汽车一头撞到了路边的花坛里，整个身体都躺在了花丛中。

好在长期动荡的生活使我养成了习惯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紧张、不慌张，或者是做到尽可能的不紧张、不慌张。这良好的习惯使我在关键时候大脑依然保持了绝



对程度的清醒,我及时地判断出之后将有可能发生的几种情况。

一、司机扔下我,扬长而去。理由是:此时天还是黑的,周围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他跑了也没人知道。

二、司机把车倒回去,然后再撞一下,直到把我撞死为止。理由是:撞不死我,他就得冒这辈子被我赖上的风险,按时给我掏生活费;撞死了我,他只需要一次性地补偿给我家人些钞票就行。万一我要是还没有家人,那他就算捡着大便宜了。

三、司机停下车来,把我送去医院,该治病治病,该花钱花钱。理由是:他已经吓傻了。

身体虽然在地上躺着,但我脑子却没闲着。我简单分析了一下可能遇到的几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,属于既干脆又利落,而且不需要冒什么风险的高招,几乎能算得上他的首选。

第二种情况就有一程度的复杂性,除了具备心狠手辣的素质外还存在一定的难度,因为我现在是躺在花坛上,想把我撞死必须先把花坛拆了。这么大的花坛拆起来可费事。同时他不可能开着车还随身携带铁锹。第三种情

况出现的前提是他具备胆小、心细、心灵高尚等等一系列素质，而且还得已经慌了手脚。

有了刚才的分析，我自然而然地就已经知道我该干什么了。我躺在花坛里，冲着司机大喊了一系列的数字，逼着他不得不实行我刚才想到的第三种情况。

司机很听话，完全按照我的设想来实施第三种可能。

当然，我猜他之所以肯停下车来看我的死活，和思想道德什么的应该没关系，他仅仅是因为我喊的那排数字有些特殊——我喊的那排数字是他的车牌号码。

可等司机真的走到我身边之后，我却将刚才牢牢记住的车牌号码忘得一干二净了。这并不是因为刚才车撞了我的脑袋，而是因为这司机的身份实在是让人感到意外。

司机居然是个女人。

居然还是个外国女人。

居然还是个漂亮的外国女人。

这他妈的算什么事？我居然让一个漂亮的外国女人在凌晨4：00给撞进了路边的花坛里！

此时夜色依然浓重，没有一点儿发白的征兆。风一如往常地从身边掠过，卷起满地的落叶随之飞舞……

这样一个奇怪的环境下出现这样一个奇怪的事故，那理所当然应该继续发生一个故事，即使躺在花坛里，我也美滋滋地琢磨着以后可能出现的种种艳遇。

洋妞儿站在我面前，甩了甩头，问我，“你什么情况？”

她没说英语，说的是普通话，带着点儿东北腔。这一点更是让我感到意外。我反问她：“你站在这儿，我躺在这儿，你说还能有什么情况？赶紧把我拉医院去。中国的法律懂不懂？撞了人，就得包赔损失。我残了，你得养着我，我死了，你得葬了我，我找不着老婆了，你得嫁给我！”

“看来是把你的脑子撞烂桃了吧。”她伸手把我拉了起来，说：“你蒙谁呢？我就是中国人，土生土长的，这儿什么事我不清楚？想蒙我？一边玩儿去。”

“你以为装成中国人就能跟我套上近乎了？你要这么说我也就不跟你废话了，你把我撞到这儿，你看你看，撞得我头破血流的，你说你准备怎么办吧？”

“你想怎么办吧？”

“还能怎么办，先送我去医院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，过来扶我呀！你甭琢磨现在打电话给你朋友，这时候你没什

么朋友是清醒着的。我明告诉你，我腿现在特痛，没准儿已经断了。你要不抓紧时间把我送医院里去，以后万一出现什么事，责任都得你负。”

她听了我的话，扶起我，把我往她的车里塞。

她的手挺柔，也挺凉。对了，她的肩也挺软，靠着让人想入非非的。在这种环境下我理所当然地装成四肢一点儿都不能动弹。我是这么琢磨的：如此近距离地靠着一个洋妞儿的机会可不是时时都能逮着的。

在移动的过程中，我惊奇地发现，我除了手上蹭破点儿皮之外，身体居然一点儿事都没有。当然，这一点是不能让她知道的，否则结果会对我非常不利，赖人也得有技术，要讲究方式方法。

洋妞儿的车很一般，是国产的，她的技术更一般，开了没多远就熄了三次火。后来她干脆往座上一靠，问我：“你会不会开？”

在她问出这句话的这一瞬间，我被车撞的全部郁闷都不翼而飞，反而由衷地对她充满了感激：她居然才把我撞成这样，真是谢天谢地。

在凌晨开着桑塔纳窜到“燕都”咖啡馆的时候，我浑

身上下都有种趾高气扬的感觉。开着车，带着洋妞儿，在夜晚兜风，这曾经是我学生时代为之奋斗的理想，以前一直没实现，没想到现在居然在一次车祸后就轻而易举地实现了。

“燕都”咖啡馆位于海边，是这座城市里少有的几家24小时都营业的娱乐场所。咖啡馆里的环境不错，价位也高，一杯水都能卖50块，而且每杯水都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——“心痛的感觉”。

能在凌晨四五点去喝咖啡的人，不是有病就是傻了没好又摔伤了脑子。因此，对于这样的傻子或者是疯子，咖啡的价位再高也没什么离谱的，万事万物都是有针对性的。有需要才会有交易，这是市场规律。

我和她能去“燕都”咖啡厅完全是一时冲动。从家里跑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没想着要去玩儿什么的，我对这种行当一直不怎么感兴趣，不然的话，我早就钻进练歌房洗脚屋之类的地方去了。

在我看来，这种男男女女的事都是水到渠成的，自己制造机会去寻找爱情是非常没劲的，只有初涉尘世的年轻小伙子才会这么干。

我早已经过了为一场风花雪月肯把什么都搭上的年纪了。因此，她的出现对我而言完全是意外中的意外。

我和她本来是应该去医院的，但在医院门口我改了主意。身上没伤往医院里钻，除了能赚护士一堆白眼、挨大夫的一通收拾之外，再不会有别的什么收获。

于是我冲她说：“现在你有两个选择，一是陪我进医院，我看病你就去挂号，我打针你就去开票，我做检查你就在门外等着；二是陪我去喝咖啡，我喝什么你就喝什么，你结账。”

“你不是开玩笑吧，喝杯咖啡就能治好你的病？”

“那可是不一定的事。没准我心情一好，病也就好了。现在这年月就是出传奇的年月，只要心情好，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。现在已经有这种治疗方法了，对那些无药可治的人，采取的都是心情治疗法。”

“那就喝咖啡呗！”她冲我笑了起来，不过她的笑并不漂亮，或者说她的笑实在让我没法接受。这也是刚发现的。洋妞儿就不能笑，本来还挺漂亮的，碧眼金发，起码能打9分，可一笑，所有的味道就都变了，至少得减3分。

在咖啡厅里坐下后，我理所当然地要了一杯最贵的

咖啡。然后，我们边喝边聊，半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就算是互相熟悉了。

她说她虽然是在国外长大的，但她受到的却是中式的教育。她的奶奶是中国人，她的母亲也是中国人，还有，她小时候住的那地方，基本都是中国人，“转一天都看不到一个纯正的外国人”。

她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人，但因为这张洋妞儿的脸，国内什么人都来蒙她，都以为能从她那儿占点儿便宜。她一回国就练习跟骗子打交道，现在给训练的，连小商贩都蒙不了她了。

“可我还是让你给蒙了，”她又冲我笑了起来，说，“你可不是一般的骗子，你简直就是骗子中的精英。”

“我要是骗子中的精英还能让你给撞了？哪有下这么大成本的骗子！你也不错，一撞就撞了个超级骗子，起点很高嘛！”

“你甭夸我。我还知道，只要男人没理由地夸你，那他准是对你不安好心。”

“这你都知道？”

“我知道的多了去呢。”

“说句不是恭维你的话，我个人认为你就是一个天才。”

“这我也懂。你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想泡我是吧？在这儿，男人没命地献殷勤，那就是想泡你。男人这方面最有本事。”

“你不仅是天才，而且是天才中的天才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的国？”

“回来一阵子了，也没多久。”

她笑了，我也笑了。在这种气氛下，我发现她的笑容其实也并不怎么难看，甚至还有几分可爱。这不难解释，如果你瞅着顺眼的话，母猪也似嫦娥。母猪的皮肤白，和嫦娥一样白。

侃了一会儿，我头开始有些晕。本以为是让她给撞的，后来才想明白，是饿的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我还一点儿东西都没吃。我这么大块头，得消耗多少热量呀，一杯咖啡管什么用？越喝越饿。

于是我从钱包里掏钱，扔在桌子上，然后拉着她往外走。

她愣了一下，说：“你刚才不是说我请你吗？怎么成



了你请我？”

“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此一时彼一时，你得慢慢学会适应骗子的善变性。咖啡我请你，早餐你请我，这叫等量交换，你没意见吧？”

她想拒绝也没办法拒绝，她的车钥匙握在我的手里。她只能老老实实在跟着我走。开门，上车，我一点儿也没拿自己当外人，就跟这车是我的一样。

“这车谁的？挺不错嘛。我熬了这么多年才混上辆破车，还是二手的，车里的空调跟没有似的。还有，我那车只喝油，不走路，侍候它比侍候老婆都贵。中国的汽油贼贵，每年都涨价，这你也知道吧？”

“废话，哪个开车的不知道汽油什么价呀，我连哪家加油站弄虚作假只跑字不出油都清楚。”

“你行呀，看来你也具备骗子的潜质嘛。我是卖女人内衣的，你干什么的？”

“女人内衣？亏你能想得出来。”

“你还没回答我呢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你又不是警察，我凭什么要告诉你？咱们才刚认识呢。”